赵旺飞：

这里的内容我也只是听他讲了一遍，然后我就一直在忙于拍照，因为他这个PPT是不发给我们的，然后所以我就听了，也是只听了一个大概的内容，就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个（我听到的）内容。

艾总：

然后你这一招很厉害呀，偷东西很厉害，

赵旺飞：

你拍照人家不说，然后他们想去要材料的时候，阿里巴巴是不给的，因为里面他们说会涉及到他们的一些数据。那个数业，后来我们发给数研，发给那个公司领导，他们都觉得不错，因为他们也也在听，毕竟这个东西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至少有个记录嘛，证明是阿里巴巴的东西。

然后先给大家讲一下那个说一下那个城市大脑，城市大脑主要是做整个城市的管理的规划这块来做支撑的，阿里巴巴最近不是国家四大人工智能平台，阿里巴巴的那个城市大脑就是其中之一，另一个就是腾讯的那个智慧医疗，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科大讯飞的这个语音。

艾总：

旺飞，啊不是，业祯，你要找到共同点，你知道吗？他是城市大脑，那我问你的网络大脑你怎么想？你看别人怎么做，其实为什么这个东西对你帮助最大的。（你）要感谢旺飞了。

他说成是城市（大脑），他是看着我们都是要一定在城市里面生活；那你反过来会说，这个网络我们又会是什么样的？人家是怎么样来就是定位成一个城市大脑，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功能，他想做什么事，管什么事到后面都有。但是你自己也要体会，我们提出这个网络大脑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当初就是真的是豁然开朗，其实我们本身就是一般建立一个网络大脑的。

只是你身在其中，你做过这种相关梳理没有？他说叫做熟而不知，感而不知；很熟，感而不知，感也感觉得到，但是你是盲人摸象。

我都说了，你告诉我你的全景，你肯定是没有全景嘛；一个城市，你说你的珠海全景是什么？你怎么样让一个没有到过珠海的人，感觉到你的城市是个什么样子？同样的问题，来到我们的网络，那么我们的网络是什么样？这不跟你这样一个项目（一样）。

赵业祯：

对这个很像的，就是其实这个城市大脑的那个东西，我自己看了那个材料，我也自己去网上搜了很多关于城市大脑他们的介绍，包括他们说的这个海量的数据，包括涉及的数据，怎么样收集怎么样和交通的数据结合。 道理是一样的。

艾总：

正是因为你看这个城市随地倒垃圾，随地什么样的，就是我的交通堵塞呀。就会这样说，每个这种行为的背后，就像你如果你都想象在人的行为的背后的时候，它都是乱来的，没有受过教育，没有教养，没有秩序，没有纪律，才会说这样搞怎么行。这叫什么城市？你看起来都有高楼大厦，什么现代工具都有，但是大家各自其政，一种混乱。人家追求的是什么？追求的是一种经过大脑来调控的。

你好好的体会我讲的这些话，你的网络没升到这个地步，说你提出来，所以你是搞什么？智慧网络这些东西都是抄的。因为你没有过心的。同样的问题，你一定会是在我们这个网络里面是脏乱差，发生这些背后，你有没有一个调节的一个枢纽，有没有大脑在管他？你好好地思考这个东西，这才是我们做这个项目的目的。

都是乱的嘛，每个人上个班应该做什么，有没有很多的东西推送给他，马上进入工作状态。它的上游是什么？它的下游是什么？他的工作效能是什么？谁告诉我们？我为什么要把冬梅叫过来，这干了这么多年的老前辈了，你一问她，她看到了嘛？那大家不就是还是停留在做一份工作的状态，其实就是我们还是一种盲人摸象。

赵业祯：

就我们提出这个智慧运营平台，然后去提这个网络大脑，但是我们想到这个问题，就是基于我们现在就是遇到的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分散管理，比如我们的人为处理，再比如说我们的这种有很多重复机械性的工作还是这个人去做，那我们就是想改变这种现状吗？所以说他提了这个一个这个大脑的概念，然后怎么样去来能更好的这个指导我们这个网络的这种运维，所以说我们也是对前期的我们一些存在问题也在做一些思路梳理，思考吧后面我们再把它更完善一下，把它梳理的更具体系一些，这个我们会好好再体会一下。

艾总：

继续

赵旺飞：

然后这个就是阿里巴巴它的那个城市大脑的一个发展历程，他是在16年4月份提了这么一个概念，它肯定也是看到这些问题了，所以他提到一个概念；然后所以在10月份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全球发布，我觉得他可能是从4月到10月份，他可能梳理出它的一个理念出来了。

包括他的一个规划，有个初步的规划，然后在16年12月份的时候，然后他可能就初见成效，它就可能跟杭州那边合作了。对吧？因为杭州的领导也是很有这种互联网思维的，杭州的领导，按照熊总的意思就是目前具备这个大数据互联网思维的领导都升得快，像那个贵州的领导也是贵阳的，包括深圳的那个许勤市长啊市委书记那些啊，包括浙江省的领导都都升得很快，可能都会跟这个跟这种理念有关系。然后在17年3月份的时候，他就走出杭州，就到苏州那边去了。苏州那边他做这个城市大脑，它也是用移动的数据在在做这个事情，然后到今年10月份就正式在这个全球互联网大会上发布了这个城市大脑这个1.0版本，啊就是这么一个历程来的。然后它的那个它的这个概念就是不是特别清晰，就是我看的不是很清晰，他的建设目标有三个目标，一个是就是实现三个突破，啊这个跟我刚才写的工作里面几个突破（类似），它这里的突破一个是基于城市治理模式，它要达到突破就是三个点，就是最核心的点。第二个就是服务模式就是服务性城市，你的服务里面像那个企业和个人，哪包括你的那个比如说你在公共服务，你怎么能够更加高效，公共资源能够更加节约这一块，服务模式要突破。第三个就是你的那个，因为不管是政府做什么事情，他都要面向他的产业发展，包括我们呢熊总也说我们的大数据在珠海落地落地了之后，我们怎么跟政府合作，政府他最关注的一点，首先它会关注它的产业发展，如果说大数据创新中心成立了，我能引入很多厂商，那么政府能不能给我一块地，是不是那我把合作单位给引到那里去，啊对吧？注意它的产业发展，那么这里也是就是政府很关注的一个，就是他的第三个突破点，啊就整个是这么一个意思，

艾总：

停下来，我来穿插。网络治理模式突破，我换他的概念。我会认为就像旺飞讲的，我们多点找我们这样一个就是说没有治理过这样一种网络的这样一种脏乱差，有哪些脏乱差，业祯？

赵业祯：

嗯

艾总：

就是你通过了大脑，通过这样一个枢纽管理的，他一定是会这样做。你比如说就说你可能会说，我不知道现在坐在这里的，我不知道你们都有没有去过日本的这种还是怎么样的。大家回来的都说日本的街面上是这个，特别的清洁，就是想像人要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她好像就是说人就不会犯这个错。其实脏和乱就像这个家里没有清理，这些都是人为你随意放东西了，你没有按你的位置，你的指示来摆放，那我们同样我们问我们的网络的问题。我们的网络应该是怎么样？是清洁的、整齐的网络或者是有秩序的有纪律的话，你要朝这个方面去做，你就要梳理，你的数据，你的设备，你的能源，你的每一样东西都不是随性的，要治理。这样就会说。其实我们管一个家里自己的一个房间，我们可以，但是我说我给你十个家庭，让你这样一个人来管。十个人要来自不同的五湖四海，每个人的卫生习惯，生活习惯不一样，你就知道了你怎么管？那你唯一的就是五星级酒店，大家适合的人能住到这样一个酒店，我的五星级的标准是我九点钟肯定是要什么样的，打扫清扫的。

我的电话也会说，你有什么样的服务？我要接听的，对吧？相当于就是我给你的一个标准的模式，你只是不同的人在这一块上面，你也要在这里去居住啊在这里会客啊或者怎么样，但是都要回到来前或者走后都是一个样子，我才能平衡性，你也是同样的问题。你的网络，你告诉我哪一块网络动了，恢复了以后是不是跟原来是一个样子，你有没有做到这么样的细致？其实都是人的思维，或者是一种工作标准，我们会形成工业的标准，形成的这种清洁的标准。其实我们是我们的素质和我们文化，决定了我们要这样来做，我们就会觉得我们这样来做的时候，就跟我们的身份相符合，跟我们的这个现代时代的这样一个就是高端或者是高尚或者这样一种东西相结合。

那我们的网络，我问你，你要治什么网络？要治理什么？脏乱差在哪里？你可能会这里看到不那个，那我就会说了。我们最典型的这个传输网，可能我们放到了社会上去看，这个光交箱锁匙的门都打开着，或者说已经就是有些东西都被那个（偷了），没有人去看回他，也没说一周两周有一个承诺，这一块上面一定是有个巡检。其实你就是一种脏乱。那你会说唉呀别人社会怎么管呐！你就看看人家城市怎么管。

赵业祯：

我不知道这个。可能我们可能这个东西就是关于这个我们网络的管理，或者我们的治理我们可能这个平时讲的比较少，然后对于这个网络管理特别是核心网的管理，我们有这个省公司，从这几年，我们其实特别是核心网，（城域网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制度）

我们总公司下来至少有七版的这个核心网的网络管理规范，而且他被每一天每一周每个月半年这个季度和半年应该要做什么工作，我们都已经就梳理得很清楚，而且我们都是按这个在系统上按流程在走，就是这个每一个按每项工作都在做。至于说这个当时这个时候我们基础的话就像是我们巡检这些功能，那是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网页的巡检，然后每季度每周我们都是有做的，至于说这个我们这个恢复之前这个我对网络变更之前之后我们应该什么状态，然后我们这也发布了，这个就是我们中心自己内部也发布了这个网络管理管理办法，对这个方案我们这个之前应该怎么做？然后之中这个过程中应该怎么做，工程之后检查第二天之后怎么做，然后后续的我们而且我们定期的我们得做数据的核对，这核对的结果之前之后的变化情况是怎么样，做了哪些变化，然后我们有没有什么影响，这些我们其实都有定期的去做的，只是说这个做的这个工作呢没有在一个系统上把它给做完，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说，我们这些繁杂的或者日常的这个工作就是现在要靠人来做，我们要以后说就是从人工维护要到一个自动维护，最后到我们智能维护，就我们在慢慢的一个就一个变化或者提升这么一个过程。我不知道我描述的对还是不对，因为我们现在呢其实治理网络，就是类似于我们的城市的脏乱差，其实我们有一定的有很多的这种规范，也制订了一些规范，那我们现在也是按照规范来做，就像这个城市一样，你要靠这个叫什么？

啊城管去管这个，其实可能他不可能管到城市的各个角落，那如果要靠系统去管，或者靠摄像头去管这个这个什么违章啊什么乱停乱放啊或乱倒垃圾的这种那可能就会好很多，他会有个翻查或者是调查这种制度来做来去监管，要靠人和设备和这个自动的方式去监管，肯定是一个这个手段在引进，我不知道我这样就是有没有给艾总讲的就是讲清楚一点点。

艾总：

你这个还没通，你还是个病态。说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的公司所有东西都有流程都有规定，我们也认为我们都是按这样来做的，这是我们以为。其实政治是不是这样来做，或者这个流程这个东西是不是跟其他的工作有冲突，从来没人考虑。我们只要把我们的制度和流程写出来了，其实我们已经责任推出去了一大半。你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尖锐一点。业祯，这就在于你自己在这个企业泡，你没有这样的感受吗？连我的每天对我公司都不满意，你反而说我都有了，我其实已经有这些东西了，不是没有治理。你比我还老啊，你明不明白？你说这句话的时候，这一思维比我不知道要老多少。我都说你要看回你的不好啊。

赵业祯：

我不是说那个我们没有问题，我刚才也提了问题，就是我们有这个规范，现在都是要靠人去做嘛，就是人不可能做得很全面，把方方面面全部都做到吗？那我们现在就要改变这种现状，就是要说就我们有很多好的制度好的规范，然后我们有的时候全靠人是执行不下去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要靠一些，我们要建立一些自动化的手段方式来去做，这就是我们要解决我们的一个痛点的问题。比如说分析的问题，那我很多时候就耗费了很多的人力物力去做去做这个报告，

艾总：

不谈分析，讲回来，还是讲你第一个问题。

赵业祯：

就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好的制度，好的流程，然后也已经定了，这个很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指令都已经固定下来了，问题就在于要靠人去做，就是很难，每天去做。

艾总：

没有资源，没有人能做到，是不是这个道理？

赵业祯：

现在所以说我们要想一些自动，就是现在说我们要城市大脑或者我们要像慢慢向自动化去转变，那就我们要想改变这种现状。

艾总：

所以你要深入，你会这样来说我是人不够。但是你要想怎么叫脏差乱？没有人在这块动作的时候那是不是一个原样，你要逻辑上面这样想。对吧？你比如说我这个桌子我没有坐我没有用，唯一使他脏的就是空气的环境，我们人都不在，但是我如果来了五个人，我每天在这开会的时候那不一样，那这个脏除了我的空气的问题，还有我们每个人的行为问题是，那你就要关注这两块了，但你对你的每一样东西是不是这样可以这样来梳理的，是不是这样来做呢？好了，那你既然管不到这一块的卫生，我会觉得你这五个人都是我的破坏源，那你五个人就不能使用这张台了。那我是不是会我的资源就只是针对只是一个空气环境对我的这个脏乱的影响，你要把每一样东西细分，你就不能跟我笼统说有流程，有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也不是不知道，但是我有这么多人，那我们永远是被问题牵着走。但是你的目标是什么？要变成大脑，我大脑思考过的，你这些人不能进来，因为你们没有遵守纪律，五个人开了会，你们没有把你的东西该挪走的东西挪走，或者你扔下的东西，你也不会再把它随身带走，这就是我们中国跟日本的差距。

你没有训练别人，既然你没有训练，你也没有护着这个资源？那干脆大家就不要用这个东西。那就好歹就是摆在这里，原来是什么样，现在是什么样子。只是把空气搞干净点。不就OK了吗？你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这样说，我没有要你每样的东西都要你改变都要做，但是你要清楚为什么是这样？你经过你的头脑思考过没有，如果没人想过，那就麻烦了。那大家谁都可以进到，这个不光是我们5个人，还有其他的外来的更多的。那这个卫生怎么做？要投入多少？

赵业祯：

举个例子，艾总。

就刚才您说的关于这个会议室的例子，我就举我们网络的例子，比如说我们这个我们的网络维护，比如说日常的这个。日常呢它如果是没人动工程，比如说工程也不动，无优的也不动，我们网管的也不动，然后没有人去做工程的时候，我认为这个网络就像它的这个网络的变化，就相当于说他是正常的一个状态，然后就像那个灰尘，比如说有人开会，经常说可能是工程的开会，就比如工程的工程，他做了工程也可能无优的开会，也可能我们网管在开会，可能大家都有网络工程在做，这个工程说，你说他怎么样去管好这个工程，就是说开会的人我们给他定什么样的规则，对吧？就像类似我们的工程，什么样的设备才能入网，什么样的状态才叫健康的状态。那如果是对我们网管，我要去验收，我要去把这个数据做评审，做方案做评审，这就是我们对这个工程或者对这个人在开会的做了一个管理，那具体的管理的结果怎么样，那就是我后边的人去把控，那问题相当于在于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事情都要靠人去做，这个效率是比较低的，那我们现在是慢慢是要改变这种状态，我这样理解对还是不对？

那你说这个动还不动，就动了之后，我们怎么去检查？怎么去核？比如说是我们去负责清洁，还是说这个开会的人负责清洁？

艾总：

旺飞，业祯，你的问题是你永远是把前后搅在一块，我的问题是越简单越清晰，你看我刚才也讲了，就是五个人进来，或者有人和没人进来这张台的问题，你的问题也是这样，维护，你就讲清楚这个维护。

赵业祯：

有工程没工程，有告警没告警，就是这种状态，需不需要去操作这个有工程怎么做嘛，很简单嘛

艾总：

你就把它变得很简单嘛，很简单化嘛。就是说有维护有人有动作没动作，这就是你要关注的点，你就要把这个点要深化。怎么叫有动作没动作，你把这个东西上面怎么来约定？告诉我们都知道是没动作。你不需要干什么，那你就是一个公告方式。

赵业祯：

是啊是啊是啊

艾总：

对吧？你可以预计到没动作的时候，今天就跟明天是一样的，把这种模式你要建立起来。

赵业祯：

可以

艾总：

你有没有嘛，不是你可以啊

赵业祯：

现在是没有，所以我们要通过网络大脑去做嘛。

A:

不是每天都会发那个信息？

赵业祯：

那个信息不是能通告全部的人嘛，就是现在的艾总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大家每个人到了网管来了，就知道这个网管网络今天这个是不是和昨天一样，有没有动了什么东西，那现在状态怎么样子，就大家就一眼就能看得到吗？对吧？有一个东西把它给呈现出来吗？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A：

因为艾总刚才说的意思不是说它动完了你再看，是在他动之前，我要知道你有可能会动什么，会产生什么，应该是在前面先知道

艾总：

我们不扯太多了，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还不简单？就是说这个桌子就是我们5个人用，结果我们5个人非常不自觉。

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很卫生，一种管理要使它卫生，你这五个人根本没有资格用这个台，我们就都出去。那这个台的这样一个状态其实是可控的。但是我们也可以说我们五个人都要用，那我们就是五个人，我们在这个做出来要干什么，我们是不是要有几个管理的条例，我们喝了茶，这个水怎么样？我们要清理。

再就是随身带进来的这样一些随身品要带出去，我们可能还有几样东西，就能够约束到我们五个人。加在这样一个就说环境上面的时候，其实跟未来它的清洁的结果还是一致，那你就多做几样，要管我们五个人的，要出这个五个人，应该做什么制度的人，你把这个就用这种思路来推演我们的网络。

好了，你说这个核心网，你就是说要有动作，那我就问什么动作？是不是就像我们五个人一样的，谁进来的时候，我有一个监视的人，说有人要动这个网络，谁走进我的网络，谁写的什么指令？我是不是都有一个库来管他，并且我要随时发布。并且（包括）责任人是谁？你要这样来做，那我就会觉得没那么难吗？

你不要笼统的说每天都有工程，你不要跟我讲这种不可能完成的事情。那大家就没得做了，那我们这么多年就是这样过来。

赵业祯：

那个举一个工程的例子，比如说我们今天晚上要扩容，扩容的时候，我们会出方案，方案里边呢我们会先提工单去会审，会审完了之后，我们会做信息发布，发布给整个公司的，而且那个如果是D级的陪裴总会去批，C级的那个市总会批 ，整个的流程我们其实都都有，但是呢而且监控室每天会发今天晚上会发短信，说今天我们有哪些工程，工程的内容是什么？做了哪些影响，但是这个前期的方案，就比如说他评这个方案怎么做，做哪些内容log怎么样，他会是把在今天的结果之前会把它都发出来的，比如说我做了哪些工程，这个日志是什么，然后有什么结果，拨测的结果怎么样，我们这所有的都有做。

但问题在于现在我们做这个东西呢，有的是有系统的，有的是没有的，比如说我的方案的审核通过工单去承担，然后我们信息发布也是在应用平台上去发布的，但是这个结果的反馈呢就是以邮件的方式的，就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系统，什么的把这个整个的流程管起来，这个我承认是没有的。但是你说这个工程就谁想做就做，然后想弄网了就随便弄，那是不可能的。

A：

那结果反馈我们。。。

赵业祯：

可以啊这个没问题

艾总：

陷到他的细节里面来了，现在他的问题不是在细节，你听明白没有，他在讲各种可能性，在我看来，你要把这种可能性的简单化。

业祯你又有第二个问题。第一，你说你这个什么会审方案的，没有一个系统管理，

赵业祯：

有有有，只是反馈结果通过邮件，方案会审，公报发布全部都有系统，最后的结果的反馈是通过邮件的方式来反馈结果了。

艾总：

你觉得邮件的反馈进不到这个系统。是不是这样？那我们认为这个系统有缺陷。那我认为你这个系统就是一个所有这样一些动作，涉及到的东西都应该在这个平台上面，大家透传透明，这才叫系统。你说的就是缺这个胳膊，缺这个邮件的时候你又不放心。看起来都有，其实你就觉这个东西

赵业祯：

不是不是邮件不放心，是邮件的通报的范围和人不一样

艾总：

通报的范围和人不一样又怎么呢？你说你告诉我，就是保证不了这个结果？

赵业祯：

不是说保证，比如说核心网的工程有人通报给我，我来保证结果，但是比如说艾总你想关注这个结果，你怎么去看嘛

艾总：

我为什么要关注这个结果？

赵业祯：

对，那不就结了吗？

艾总：

我就问你，那你这个系统里面考虑过我没有嘛，你说哪个级别的领导要考虑什么？你告诉我就是123，我第四个都不想知道，我有我的事，关键你没有告诉我，只要知道这三点，你就成天担心我会不会要了解什么吗？

那就在于你自己也不自信了，我干嘛要了解第四件，第五件事呢。日本怎么管这个卫生？我就问你这个问题，我中国人这么多去了，大家到中国之后随地的很多行为，到别的这个地方就不行。那怎么做的呢？

那肯定有他的一套东西，针对你这些人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习惯？宣传是不是要到啊？你组团的时候，是不是要跟导游做这种要求啊？再追责，如果王冬梅参加我这个团我是导游的，他做的事，我是不是要连坐啊，我要不要也要承担罚款的？

背后一套东西，就是为了不管你什么人来了，我这日本就是干净，并且让你其他人还看到。你这个是同样的问题，你的网络不管你做不做工程，做不做这个东西，我就要求所有的没有脏乱差，没有谁动过网络，最后发生的问题还追不到责任。我其实不知道，讲清楚没有？

赵业祯：

讲清楚了。

艾总：

那跟你说的。

赵业祯：

我觉得不冲突，啊不矛盾啊。

艾总：

你的好实现还是我的好实现，我是问你，我是谈结果，你跟我讲很多特例，这个又是什么邮件，又要讲一堆这个事情，在我看来就这么简单，动的跟没动的。我要求如果我定为这个东西就是要起到根本没动的是一个样子，那你谁动的你就要还原，跟我们刚才开会是一样的，你该带来的东西要一定要一样一样地拿走，没拿走我就要对你怎么样，我就有一个制度和一个流程，我就追到你王冬梅，你为什么要破坏我这个卫生？

我就问你嘛，你就没有这一套管制，所以谁都可以在你这里干一些什么事，甚至你会说，因为他大家都长期都是这样的，我也没工具，我也没系统。

赵业祯：

我没有说没有工具，没有系统，谁在网络做工程一定有工具，现在有系统。

艾总：

那你就没有脏乱了。业祯你跟我讲了半天，你所有东西都有了，不需要让这个大脑的这种模式来做这件事。

赵业祯：

我刚才描述的还是不太清楚。

艾总：

业祯就是要学会讲清楚，业祯我跟你说你的讲话的问题就在这里，你从来没有使对象很明白你到底想表达什么。这就是你要学习的地方。你看我讲的很直接，我就想这里卫生，来的人是一个条件。但是呢你现在来这样一个条件的时候，不能实现我我的一个结果标准，你就不要进来。我讲清楚没有，我要的就是这个台面清洁嘛，干净嘛那还有什么呢？那你会说唉呀这个上面结果什么领导过来了，或者是说唉工作时间之外的人又进来了，那你一直提类似这种个性的各种场景嘛，那我会问这种个性的场景怎么管理？那我就要管到你的楼下管到你的楼层，同样实现这个台面。不行就加监控性，虽然现在是没有，但是我也能实现，没有有没有的方法。因为每一样的东西，我想要的结果是经过我大脑来分配的，我不把这种发生的实现不了的结果寄托于在我的工具不够，或者是我的管理不当，我的人值班不负责任，我把这样每一样东西都穷举了，都对他做了约定了。

你还能做什么？最多就是我不好客了。这个人太强硬了。但是我实现的结果就是这样，机器就是一种无情，就是一个纪律。那你的网络不是这样做吗？你怎么跟我讲那么多客观条件呢？

A：

我们能不能像那个，我想到像那个综合部给我们那个报账单。

艾总：

签字吧，是不是这样？

A：

是不是很像啊，艾总？

艾总：

你说对不对嘛？他说你管不到招待费的时候要我签字，你听明白没有？其实他就在学这个东西。我一定要样样事情，不是按我的想法来做的，都要承担责任，最后10%的责任，20%责任，30%责任，最后拼凑说你看看我所有东西搞清楚了。

A：

可以有类似的，你看我们现在最后他首先问你，接待人数超不超过？是吧？然后这个什么接待标准超没超？然后什么超没超？他有好几个方框打勾，那是像我们一样的

艾总：

对啊，谁敢跟你进到你的网络，啊你告什么？

A：

我可以列几个项，对吧？就像你的邮件给我确认，你不能像原来一句话就是说，现在咱们就把它变成像八股文一样的，我要求你必须写成这样的，1234你就告诉我这些条，当然这些条例我们去想对吧？有什么影响，这些你都给我打勾。然后那你要签字确认。那就像综合部说的，如果我王冬梅签了，这张单我我审了是说没超标，但是呢它超标了，那就是我的责任了。

赵业祯：

这个我知道，我理解你的意思，我也那个什么我也理解，我不知道我在那个，那个其实这样子的。

我可能把我们现在的流程没有讲清楚，其实我我想说的意思不是说我那个有没有问题，我只是说我把我们的现状先给艾总去把这个现状描述一下，就是我们一个工程我们现在是怎么做的，当然你说过程中肯定有问题，这个问题点在哪里？比如说有些没有流程管的，我们会去完善去管这个流程，比如说我们可能整个从入网到它的结束，整个过程的管控的一个过程，我们怎么样去一步一步把它给细化来管着，我赞同，这个艾总这个观点是你要一步一步把它细化下来，就把他管得更细，管成傻瓜似的，然后呢就系统上去管，就没有人为的因素在里面去左右他嘛。

反正就是干那个完全按这个机器的判决去走，这个我是支持的，比如说我刚才我描述的意思是说，就我们现在工程就是怎么样一个流程来做的，比如说就像您说的，就是我要保证就这个办公室的清洁，对我们来讲，我要保证的就是网络运行的稳定，对吧？你要做了，你要做之前这个网络就是比如说有5000人，然后大家就是有两千个人打电话，你做完之后还是要5000个人都在网上登记，这些用户用的还都是正常，这就是我们要求关键点全部给列清楚，然后具体说我今天晚上要做什么工程，这个方案要谁去审？

比如你工程啊网管啊传输也好，就大家一起去审，比如说我割接的过程中这个方案是有几点，比如说是方案合不合适，要做哪些操作，要做哪些验证，这些一样一样都打勾，你是不是都完成了，对吧？你做过的工程中要把这个log留下来，你的测试的记录要全部留下来，结果是怎么样？一样一样要全打勾，最终的要的结果就是这个整个过程做完了之后，实现的结果就是我网络工程之后和工程之前它的运行的状态是一样的，这就是我们要的结果。

A：

我就跟你说，我现在签字的状态比原来细心多了。那原来有的就像你说的，我比较信任李小龙，他拿过来的有些单可能我真的是，尤其是忙的，有时候说唉等一下这班车要送，不是有时候也不是我不想看。但是现在他每张单都写，现在尤其是成本类的这张单有多少张发票，然后上面那个涉及金额是多少，有没有什么那什么,我要签字的，我要打勾的，所以我现在真的是我就跟李小龙说，我说你要给我留够看的时间，我真是一张一张去看。

那原来我自己觉得也挺负责，但原来没有这个签字过程的意识就会差很多。我反正签了呗，有问题再说呗现在。我相信你要是现在他就回个邮件，比如我做工程的回应，做完了网络一切正常没问题，但是你如果给他一项一项打钩对吧，你拨测了没有，你确认没有，要求两千多户登记，现在是不是两千个，如果不是两千个可能就说明出问题了，这些人登记不上了，那你一项一项去的时候你肯定那个意识是不一样的，但凡是有点责任心的人不可能说不看，闭着眼睛给我打勾。

赵业祯：

它不可闭着眼睛打勾，因为他有日志给我的，日志是我要去核实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过去我们发布啊或者要做的工程是没有领导这个审核或者签字的，就发不发就连那个时候，就它发布嘛就是比如说监控室审核过了就OK了。

那现在不一样，增加了不同级别的工程，然后那个不同的级别，比如说裴总啊师总啊甚至省公司领导，就是说。。。这个流程大概就是慢慢的在完善，那你说接下来艾总说的，我可以去尽量多的列举，你说让我把所有的场景所有的工程所有的这个东西都列清楚了，那也不太可能，说实话。

A：

像报张单，总有你想不到，但是你要把你能想到容易出现的一些影响客户的，就是我觉得都可能有80%的我认不认，是吧？那你是剩下20%有风险，本身就小了。我是觉得是有那个操作空间的，就像艾总说的大不了显得我们没那么好客，在你这做工程还得打这么多勾很麻烦。但是我是为了网络安全

不然你太好客了，他就觉得很随便，反正我到这扔一堆垃圾我就走了，你搞的不好客一点，他就觉得唉呀我要是留下个垃圾，人家下次知道是我搞的会说我的。

赵业祯：

就像现在属于我们资产验收，那他就会对这个资产表，比如你把表打出来我一条一条去核，核完了之后，然后再说是不是版本什么什么型号全部都对了，数量也对了，然后他出一个表说有没有异常，然后差异是多少，全部打勾，全部确认签字之后，然后这个系统才能再走，现在就是想做一个这么一个流程。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的事情也在往这方面去去努力吧！

艾总：

就是问题在这里，其实这个逻辑看得是很简单，但是你的问题是深陷于你的自己的具体工作，你首先认为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是说跟你的工作啊好像是有些脱节，或者说额外的一些东西需要经历，对呀你的问题，再就是你的资源也是不够，或者你工程什么这些配合也不够，你更多的是看到负面的。其实你没有紧盯你这个目标，你想实现这个目标，人家城市里说城市多难的，什么农民工也好，什么东西也好，是吧？无业游民也有，人家为什么要这样来做？其实我们都是一个过客，但是你必须要有这个思想，你要有这样的境界，你一定要清楚，不是你这个上面就是在你业祯做这个核心室是经理，你就能够实现什么，但是你要有这种报复，一定要做别人的垫脚石，你要持续地朝这个方向走。这样我们找到一个目标，我们就一代一代人这样来做，最后你最后真正的看回到我现在我自己是珠海移动的过来人。

其实我是看到他每一步的成长，我也看到很多的不足，但是我会知道哪一块上面我们当初是怎么样过来，也是要有一些预见性，目标性或者高标准，绝对不是说唉呀今天人也不够，刚才你们没来，我们讲那个车单的事，当初的移动分局的事讲给他们两个人听，不等于资源不够，别人配合不够，你就能接受这个现实，也要把这个意识强化到你的思想里面去。业祯，也往往就是一谈到这里的话，你就是其实你没听明白我的话，因为我是把这样一些东西的时候，我是看并没有阻挡我们朝前前进的这样一个主要的主导因素或者必然的条件没有的。因为我们干的是对的，因为人家城市这么大这么难，那人家为什么要这样来说？他要搞这个突破了。

那只是会说这些领导就是想希望我的什么杭州就是要建的跟什么日本一样，其实人家有标准，我也会希望我们的网络要像阿里巴巴的网络一样，我也看得到。

你知道马云怎么实现的这么样的一个光棍生意的1600多亿的这样一个单嘛？其实他就会说他的每一台机器，每一个这个流程一定是准确无误。

那我问你业祯，我们做这样一个网络的这样一个产能，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你有没有信心呢？如果你连这些东西都没管住，都在打补丁都会说，因为有方案，有些什么样的缺陷，你还在跟我谈短板谈缺陷，这你要倒过来，你的思维不对，你可能还没意识到这个这样一个高度，但是你有一天你会明白，做事不能按你这种方式，你就是井底之蛙了，你明不明白？

啊这只是针对事，你不要放心上。但是你这种倾向就是井底之蛙，我跟你说你的学习不够，你总是用自己的这样一些东西看待新事物，看新理念，是不是这样的，你必须这样走嘛，干嘛不是咱们好不容易形成这种理念，咱们都要成长都要进步。这多好呢，你怎么会一下子跟我就要拉回去，我是绝对不能说接受这种

赵业祯：

没有，艾总我没有把你拉回去的意思，我只是跟你讲，

艾总：

我是不可能被你拉回去，我告诉你。

赵业祯：

我也没想把你拉回去。

艾总：

但是你的思维里面就是在拉

赵业祯：

我的意思是说，我只是说把我们的现状描述清楚，刚才那个艾总也说，你说我们现状里面有哪些，我至少要要把现状理清楚了，我才知道我现状有哪些这个脏乱差嘛，那我才知道去改哪些。

艾总：

那就行，那你业祯就在下次我们五个人都在的时候找一个新的思维的方式，就是把脏乱差怎么样来做，你把它全讲清楚，他那我就认为你明白了，如果你讲不清楚，不是按我们这样一个想法的，其实你永远是这个集体跨不过去的。

你看他怎么找到他的重点，治理脏乱，那我们也不在乎那个了，只希望你业祯找时间，你专门要跟我们这几个人要讲清楚，我就觉得大家都听明白，噢原来业祯是这个思想转过来了，如果你还是用你这一套，我相信不用我来说，刘延飞都会说你这肯定是还是老思想、老观念。

好吧，这个上面大家来你看她找到一个治理模式，再一个就是服务模式，我们再来想这个服务城市，怎么叫服务？我们是有我们城市居民，我们有外来客，还有企业。还有他在这一块上面是吧，他谈的你看的就是一个理念，服务的模式。

我也换过来，我的网络服务模式，我的模式是什么？是不是会说，旺飞你作为一个就是说，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应用的方案，我要采取什么样的一些数据，从哪一块上面，从我的网络的一块上面的接口，你说需要更快捷，对吧？很好的这样一个接口，对不对？数据接口有没有，是不是我很容易走我的下一步或者怎样，那我就问你这个服务的模式。

业祯你也要清楚啊。

其实我们很多东西真的就是这个，这个时代好就好在很多东西你可以借鉴，可以学习。我们的服务模式我们的网络服务模式是什么？对吧？你是怎么样服务，我们不能说三跪九拜都没，不能说见到你就要点头哈腰吧？但是我的网络还是会体现到，你比如说啊你这边需要什么样的资产的、资源的这样一个报表，我从哪一个上面唉一下子都给到你，而不需要你去每个服务器每个去登记，我能不能把一些很多的东西上升到一个服务的这样一个水平上面，那就靠我的网络的这一块能力了。

如果我长期就没有一个对网络的这样一些，就是说资源的这个数据的采集，或者是检验、改变啊、有加设备的、减设备的，也没人管好他。那你就想冬梅想要的东西，可能说要找每个主管，唉你们看好你的，几点钟两点钟要报给我，又落到这个地步了，但是我们会不会说我们有本身的一种服务的模式，就像一个城市一样。我为什么会觉得在这个城市舒服了，第一，我的衣食住行，第一，我想要去的书店有，大超市有，对吧？再就是我的什么休闲的什么运动场地也要有，我想要干的事情在这里样样都能找得到，并且很方便，不要说我要从东边跑到西边去，啊我身体不健康，又有很好的这样一些医院呢或者怎么样，它的服务医疗水平也很高。其实我们每一样我们换成我一个被动的对象，你要记一下，就是你的服务，你想不清楚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以逆向思维，我怎么被服务呢业祯？我怎么被你网络来服务呢，你能给我什么东西呢，你们要在这一块，先要把这一块上面要穷举他，那这个上面大家又没干过的，又会很多的我怎么做？我好像我平时也有服务的意识啊，我也每个月还要做这种分析报告啊，告诉全网，告诉我的状态的，够不够？所以你这个，在这个上面，其实这也是说引导我们的工作方式，我们的网络的这样一些应该它的价值在哪里？

使别人感受到，啊这个网络是一种啊，有人性的、智慧的，这个网络，能够为我们为其他的部门，业务部门和其他的一些创新项目，做好很好的服务和支撑。所以你要想清楚，被服务要什么？别人要你服务的装在这里面，省公司平时也在这一块上面，对你有什么要求？你要想清楚，你现在就是要换成一个被服务的对象。我们总是说我们服务的好，其实服务都是有代价的。服务是要干很多事是有平台的，你现在你想一想，我们现在买车票直接APP就能那个实现了，那我们是不是会觉得这个服务至少使我不要亲自去车站排队吧？我可以订购车票吧？然后我在开车，我不可能说是没有这个导航，那我以前就是要问开过的老司机，我一生能遇到几个老司机，或者别人有时间随时（跟你说）朝东走，再要第几个路口转。我们以前不是这样的一种模式吗？为什么会现在？就有这样一个导航啊大家出行的更方便。

12306，我们的高铁又会这么样的方便。其实他的每一样都是一种服务的，针对对象，它改变了原来的这种方式。那我就问我们的网络的服务模式是什么？而我只是照搬呢，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属性，我只会说换一个概念，大家要思考，必须要朝这个上面，你才觉得你是个大脑啊，人家别人这样来思考的也是一帮。我不知道有多少博士硕士哦。

达摩学院是吧？所以在想这些东西。

赵旺飞：

那个马云说嘛，他说那个阿里，他们下面的人跟他说阿里研究院被别人注册了。马云说没关系，我们就叫达摩研究院就行了。被别人抢注了，那下面的人说要不要买回来。马云说不用。那晚人家就起个名字，就起个名字不一样的名字。

艾总：

这一块上面，这就是我们其实我们本身的，我们要做这个网络道路，那我们肯定是也要有这一块，因为你这种服务全是人脑想出来的，其实网络也是的嘛，我们网络也是提供服务的吗，对吧？我们也是提供服务，你的接入怎么样？快速啊上网怎么快呀，你的电话怎么更清晰啊，你是怎么样来产生这种服务的？其实我们是要挖掘。所以这看起来就跟你什么这样一个原来的属性啊，往往就是核心网啊承载网这种又好像又有点远。但是你必须要朝这个方面再来翻译这个东西。

赵业祯：

我理解一下这个服务啊，就是刚才艾总说的，不是我们网络服务能提供什么服务，还有一个被服务，因为这个被服务呢我没有这个理解很好，那我们网络提供的服务呢就像你说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就就是一个服务什么东西，一个服务的这个质量吗？对吧？好还是不好，就我们从来这两方面去做，这个我会去思考一下，那这我们说我们网络能提供哪些服务，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服务的好和坏，但我们现在也有去，比如说去分析嘛，但这种程度够还是不够，那我们可能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再去思考吧，啊这个我下来我会接着去思考一下。

艾总：

再往下面走

赵旺飞：

好，再往下走的话，这个它的特征呢，城市大脑就是一个脑的特征。

及时呢，我理解就是你当前所见所看到所思考的就及时，那么下面三个全呢，指的是你脑袋所存储的东西，要有全面的信息，要有全网，全就是这个去管了。第三个是全视频，因为城市里面它的全视频，这个视频对她也很重要，所以阿里巴巴他很牛，最牛的点是他的云计算，还有云计算。

艾总：

别人就提这个概念，就他能做，其他的公司都不能做。

赵业祯：

就是他的平台建得够强吗？ 其实他，说白了阿里巴巴他建了一个牛的平台。

艾总：

所以同样的问题我们是网络大脑。我们的全景图，我们的动态，其实这两点我们都能跟他结合起来，其实大家的思维都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对不对？

赵旺飞：

你一个脑的概念是什么？对啊，你要存储嘛、你要计算嘛、你要反馈啊

艾总：

全网我们也应该，全量我们也有，对不对？全视频，你再要换一个思维，那我有很多的工具，对不对？看回到我的网络的变化，那我也可以变成我的视频的。所以他这几个功能啊业祯你这个项目上面，你这几个功能全景、及时、全网、全视频，你是怎么在你的网络上面落地的？这就告诉你有一个方向性的东西，我们必须要有这个东西，你不要最后说我的网络大脑其实一谈起来谈不出东西来，人家是在告诉你怎么样，整这样一些方向或者关键词，就像你大脑里面应该有什么东西，有思考的能力，有记忆，对吧？有什么判断有什么的，你就要这几样东西要全。你没有。也就不叫大脑。那怎么来实现全景的及时的，及时是哪些东西是动态的呢，你监控怎么样及时，那么多的数据，好像大家都来产生，你怎么来形成这种及时的哪些关键的数据，那你又会说我们怎么可能看回到这样一些完整的数据，但是你会说按照我们的判断和我们的经验，我们哪一块上面的这样一个数据的这样一些指令一些东西要按时按那个按分按秒的要出现。 那我觉得这就是及时。他往下面走都是要朝前可以走下去。

赵旺飞：

对。这是他试点的一个路线图。其实艾总前面说的他提了几个全，其实它在落地的时候，他也是围绕某一方面来做的，但是他的概念肯定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比如说他在杭州落地的，他前期做的主要是交通，那么他在那个苏州，他苏州也是那个在乌镇，它主要做的是公安安防方面的。这是他在杭州做的一个在交通治理方面的，一个等于是偏应用的。就城市大脑的一个交通治理，它也是治理方面。

艾总：

那你想想没有他的这种治理的东西，那个交通或者是红绿灯啊，或者怎么样，都不科学，那时候要么就堵，对吧？大家就不能谈到畅行了，对不对？他可能要实现的整个公路上面的更好的高效的的使用，大家出行更方便，他肯定有他的这几样的这个目标

赵旺飞：

对。对这就是艾总之前提的那个房子的概念一样吗？你正常情况下交通你比如说你中午的时候大家都顺畅，那个时候也不需要管什么，你就记录什么的，就跟着他的状态；那其他拥堵的时候，那他就有很多痛点吗？他有问题对吧？那他要去经过他的整个大数据分析啊，这些他要提出他的一些方案出来。

艾总：

旺飞这个东西就结合你了，你不是说是跟交通有这样一个合作嘛，那就其实你本身参考这样一个背景的时候，也可以做很多的出行的路线啊，重要的区域啊，重要的节日啊，对吧？景区啊，你的位置不是就已经就翻译过去了，其实是证明了他的一种交通的状态吗？热力图啊，对不对？

就是找到这种应用嘛，所以没有朝这个方向做运算、指引、梳理，你这个交通也是脏乱差，所以每一样东西都是要治理，治理就是要用大脑。

下面去。

赵旺飞：

下面这是它的一些效果了，他的一些实际效果了。

艾总：

这是什么？

赵旺飞：

这个是它的信号灯的优化，就是他能成功通过整个大数据的分析，结合了视频，就是你这个拥堵不拥堵，他能优化。

艾总：

你看他的目标很简单，我要区域平均提速超15%，我出行时间平均缩短三分钟，其实你这一样，我们的网络能不能在它的效率上面我们也提这个指标，你不要堵塞，对不对？你要堵塞的时候，那你的容量够不够？业祯，你的背后其实你要做什么工作？它是围绕着一个目标，

赵旺飞：

对，其实按艾总说的，我们的网络其实也就是一个交通

艾总：

就是个交通，你说我们的网络是不是交通，是不是节点？你不要在每个节点上面被堵了，还不知道。大家都朝一个节点上面，大家让它崩崩盘，那就是大问题了。其实你就要有一张网络的交通图，网络的动态实时全景，甚至视频化，

赵旺飞：

对，网络跟交通确实能映射。

交通就是一条条路，网络传输就是我的一条路，我的核心设备就是我可能一些红绿灯那里，我可以做配置，我可以做策略这种，有这种类似性。可以参考一下，到时候，仔细看一下这个交通这一块，

艾总：

对吧？我们如果把我们的网络的这种交通的主干道次干道什么东西，我们把它都梳理清楚，遇到什么样的场景是什么样的管制？

冬梅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憧憬？看回到我们的网络，跟我们真的是一个交通场景的一种。因为每一个人就是我们的每一个服务器，我们的每一个业务上到我们这个上面，其实也就是一个个地造成它堵塞的一个因素，但是呢你要知道他要朝哪条路上去，停留多长时间，我们能不能采用这样一些啊建模型。

我们的业务，旺飞就看的很明白，那我们的业务是不是这样一些节点，这样一些路线图，发生了什么样的对吧？要不要调制啊？要不要分流啊？要不要这样？

我们成天有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的网络不是很顺畅，冬梅，听明白没有？不要看到，唉呀我们现在怎么样，你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网络的实时地动态的东西，其实你往往根本就是，压根就是碰运气。

其实就是大家就是在做，没人管，你没有介入到一些东西里面去。

人家提出来非常接地气，就是时速超过15%。

A：

以后不用学开车了，可以自动驾驶，然后真的是一个自动那个路线。

艾总：

自动驾驶，未来这个提速就很容易了，因为大家都是按照那个方案，全部一体了，给到你这个APP。准确的说你几点钟到那个地方。

新司机跟女司机，这个车速你就不会说，唉呀因为他慢大家都慢。再也没酒驾。有没有这些东西？想一想？

赵旺飞：

那个对智能交通，无人驾驶的事，肯定要有个城市大脑在控制它，就是，你选哪条路线，肯定是城市大脑给你分配的。你可能提需求，城市大脑给你分一下路线，然后不像现在的百度导航一样，百度导航其实只是一个参考的东西。

艾总：

好像搞不完吧？

赵旺飞：

哪搞得完，还要还有一个大专题，下次再讲也可以，现在12点了，要不下次再讲。还有个城市大数据中台吗。

艾总：

其实那个我这一块主要是讲给业祯听的，你也不要都多了，你就把这个东西想明白了，今天这个问题都有录音，你好好的想清楚，最终我要听你亲口要讲出你是怎么做的，你要讲不出来，我一听你就没理解，还是装到自己的原来的思维，那你就麻烦了。这个项目走来走去都是在走回头路。